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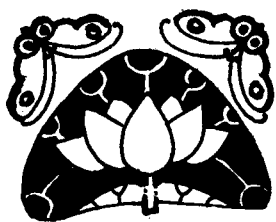
man dian
hehua
Xiang

满淀荷花香

韩映山 著



新 華 出 版 社



韩映山 著

满淀荷花香

man dian hehua xiang

新 蕾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郭一尘

满淀荷花香

韩 映 山

·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32,000

1984年 8 月第1版 1984年 8 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46 定价：0.35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，写文文跟随妈妈在姥姥家，饱尝了姥爷种的大西瓜；懂得了喂兔、养水貂；学会了倒虾篓、采荷叶、摘菱角；增长了知识，学到了本领，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暑假。作品洋溢着水乡的泥土气息，读后犹如到风景优美、富有诗情画意的白洋淀游历了一次。

文文接到姥爷捎来的口信，要他放了暑假跟着妈妈来乡下玩玩，说乡下变化可大了，日子比前几年好过多了……姥爷、姥姥、三姨、老舅都很想他。文文听了，很是高兴，他早就想到姥姥家看看了。姥姥家住在白洋淀水乡的一个小渔村里，几岁的时候，妈妈带他去过一次，朦朦胧胧记得，那渔村周围净是清亮亮的水，绿茫茫的苇，还有荷花、菱角、稻子；还有鸭子、白鹅、大雁……可好玩呢！

先是乘公共汽车，到了县城，还要坐船。老舅水图在东关码头接他们。

当他一坐上小船儿，心里可高兴了。大自然真是美啊！天空那么蓝，蓝得象淀水；空气那么新鲜，象有一股香味儿。苇

荡连着苇荡，沟壕通着沟壕，绿树映进淀水里，随着涟漪波动着，那芦苇绿得发黑，摇曳着紫红色的缨子，象丝绒似的放亮，透发出甜丝丝的气息。不知是什么鸟儿在苇塘里鸣啭：唧呱，唧呱，唧呱呱呱，呱唧，象是唱歌儿；还有象小鸭又象小鸡的鸟儿，浮在水面上，扬着头儿，随着水波，一起一伏，发现什么动静，就一头扎进水里去了，好远好远又冒出来。还有好多开白花和黄花的水草，也不知是什么植物……

船再往前走，便是开阔的大淀，远远的什么地方，绿绿丛丛，象是绿色的烟云，飘在天边。

“啊呀！那儿是什么地方？真好看呀！”文文问正在摇船的舅舅。

舅舅告诉他，那就是有名的荷花淀。抗日时期，雁翎队曾在那儿打过敌人的小汽船呢！文文听了，慌着就要去看。妈妈笑着说：

“以后再去吧！现在得赶路呢。”

文文只好作罢，但眼睛还恋恋地眺望着那里。

又走一段路，只见许多渔民正在撒网捕鱼，阳光照着他们那黝黑的背膀，格外健美。捕鱼的办法，真是多种多样，有好多捕鱼的工具，文文都不知道，他好奇地问舅舅，舅舅眯笑着说：

“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，往后，你住些日子，慢慢自然就都懂了，别想一口吃个胖子。”

“是呀！往后，叫舅舅教会你倒虾篓，采荷叶，摘菱角什么的，多知道好多事儿哩！”妈妈笑着说，“有好多知识，你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。”

小船又穿过许多苇荡，绕过几条沟壕，就到了姥姥家住的渔村——采莲台了。这小村，象个小岛漂在水皮上，绿树掩映着青灰色的新房，成垛的席子在阳光下放光。岸边停泊着几只船儿。岸上有姑娘们在织席。一群群麻丽色和花白色的鸭子在水边嬉戏，搅得淀水唏里哗啦地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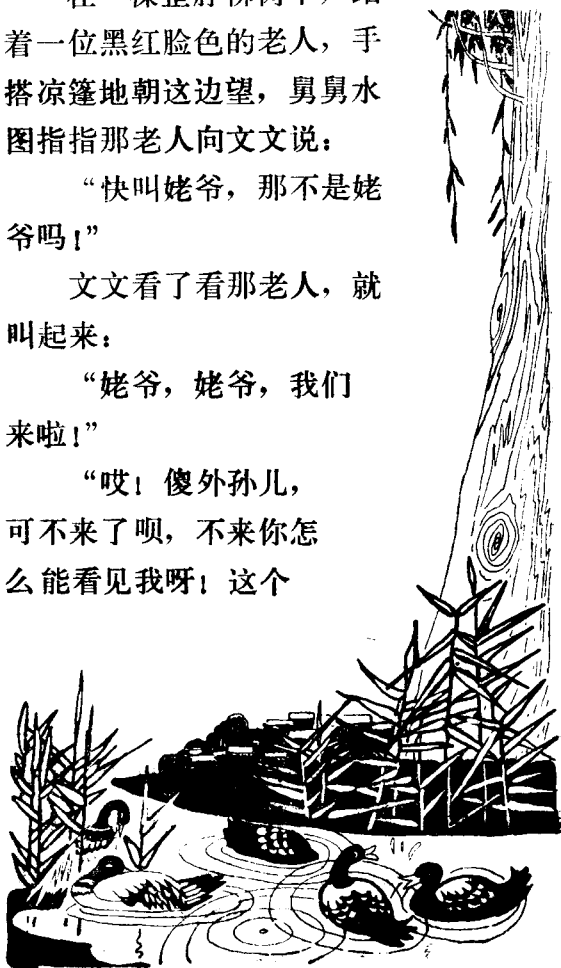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棵歪脖柳树下，站着一位黑红脸色的老人，手搭凉篷地朝这边望，舅舅水图指指那老人向文文说：

“快叫姥爷，那不是姥爷吗！”

文文看了看那老人，就叫起来：

“姥爷，姥爷，我们来啦！”

“哎！傻外孙儿，可不来了呗，不来你怎么能看见我呀！这个



傻外孙儿，哈哈！叫我好等。”姥爷笑得合不住嘴儿，没等船靠岸，就挽挽裤腿蹬水来抱文文。文文问：

“姥姥和三姨呢？她们都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姥爷抱住文文高兴地说，“要说念书识字儿就是懂事儿，多知情识礼儿呀！——姥姥在家给你炖大鱼哩，一大清早就催我去插鱼，还算俺傻外孙儿有福气，开叉大吉，插住了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黑鱼……”

妈妈和文文都高兴地笑起来。

二

“爹，您快放下他吧！”妈妈下了船，跟在后边向姥爷说，“这么大个子了，还抱他。”

文文也觉着怪不好意思的，都十岁了，还叫姥爷抱，就赶紧从姥爷怀里出溜下来，跟着姥爷往家走。

这里的街道格外狭窄，净是一条条的小胡同儿，金黄色的苇竿子，成堆成垛，苇毛毛在空中飞舞，象是飘着雪花儿。姑娘们坐在场院里忙碌地织着席，手儿那么灵巧，掀动得苇眉子沙啦沙啦地响。文文看着，又佩服又好奇。姥爷一边走一边问文文的爸爸好，奶奶好；妈妈替他回答着。

跟着姥爷，钻进一条小胡同，进了一个苇子编的篱笆门儿，就到了姥爷的家

了。

“傻外孙儿来了，快出来接接呀！”姥爷在院里喊。

只见帘子一掀，出来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，颠着小脚，向前扑着身子，搂住文文说：

“我那儿！几年不见，这么高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娘！您结实吗？血压还高不高？”妈妈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，“给您买的那药，吃着见好不？”

“见好。可就是活儿一累，还头晕。”



姥姥说，“分了责任田，粮食打多了，可就是累得够呛。”

“多打了粮食，累点也乐意。”姥爷说，“比那几年吃‘大锅饭’强多了。”说着，把文文母子俩让到屋里去。

屋里安着电灯，摆着红漆大躺柜，迎门桌上放着牡丹牌的半导体，炕上铺着小花纹席，地上还有一片没织成的席子。

“他三姨呢？”妈妈问姥姥，“她那个对象成了没有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姥姥说，“三丫头眼光高，一心想寻个当兵的，还得人品好，人才好……”

“是得挑个好人品，别的还在其次。”妈妈说，把带来的蛋糕、糖果拿出来。

“还是俺大闺女疼我。”姥姥说，“知道我牙口不济，愿吃这软和的大蛋糕。”姥姥掰一块，给文文，文文不吃，让姥姥吃。姥姥把蛋糕放在嘴里磨压着，又说，“这两年，活便多了，村供销社里，什么糕点都有，往后别给我买这个了，省着钱，

给我买个能演电影儿的‘戏匣子’。”

文文听了，笑着说：

“那叫电视机，不叫戏匣子。”全家人都笑了。姥爷说：

“要电视机也不用大闺女给添钱，秋后盖上新房，明年收了稻子就能买了。如今村里有电视机的可不少了。”

这时，文文抽抽鼻子，说：

“好香！”

“什么好香？”妈妈问。

“炖鱼的味儿呀！”文文问姥姥，“您不是给我炖着大鱼吗？”

“馋劲儿！你可倒挺记吃。”妈妈笑了。姥爷要去揭锅，妈妈说：

“着么急呢，等他三姨、老舅回来一起吃吧！”

姥爷说：“等什么？我这是特意招待傻外孙儿的。”

正说着，帘子一响，老舅水图和三姨水莲进了屋。三姨见了文文，打量了一下，惊喜地说：

“啊呀！长得象个小大人儿了。你净吃什么好东西，长这么发实？”

三姨穿着月色的短袖褂儿，墨黑的短发，红扑扑的脸儿，水灵灵的眼睛。

妈妈说：

“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老三比早先水灵多了。”说着，把给水莲买来的一件尼龙绸花衬衫送给她。

姥爷一边盛着饭菜一边说：

“好哇，看来俺大闺女心里没她爹呀！怎么就没我的一件礼物呢？”

“爹，您别急嘛！”文文妈笑着，从包袱里掏出一双球鞋来，“这是文文他爹给您买的。您不说看瓜园愿穿这软底儿鞋吗？”

姥爷接过去，咧嘴笑了。

大鱼摆在桌上，一家人围着吃起来。姥姥光给文文夹鱼背肉厚的地方让他吃，还嘱咐：要细嚼慢咽，别叫鱼刺卡住。姥爷笑着说：卡住了也没关系，用筷子一戳脑门儿，鱼刺就下去了。姥爷今天格外高



兴，一边蠕动着没牙的嘴巴，一边数起顺口溜儿来：“鲫鱼背，鲤鱼头，鲢鱼尾巴一兜油——傻外孙，你记住，吃鱼要吃这些地方。”

“这黑鱼吃哪儿香呀？”文文吧咂着嘴儿问。

“黑鱼是肉棍儿，哪儿也香。”姥爷说。

吃完饭，刷洗完了锅碗，一家子说了会闲话儿，文文妈累了，要睡午觉。可乡下人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，趁着这个空儿要干许多零活儿。水图悄悄问文文：

“你困不困？”

“不困。”文文打着哈欠

说，舅舅，你带我到荷花淀玩去吧！”

“到荷花淀还远着呢！”舅舅说，“明后天再去吧！今天下午我带你到瓜园吃瓜去。”

“好呀！我最爱吃瓜。”文文说，拉着舅舅的手，“现在就去吧！”

“现在先不去呢，等起了晌再去。”舅舅小声说，“现在我领你去看看水貂和家兔儿，你见过水貂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养这个干什么？它们不咬人吗？”

“一边看，我再一边跟你讲。”舅舅把文文领出屋说，“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呢？”

三

蝉在树上“伏天歇凉，伏天歇凉”地叫，鸭子躲在草棵下，窝着脖子睡懒觉，小狗卧在门洞儿里吐着舌头“哈吃”。水乡的晌午，多么静呀！这里听不见汽车响，听不见喇叭叫。可是，这里的人们并没有闲着，有的正在淀里挟罾（lǎn）^①，有的正在树下织席，有的在摆弄自留园，有的在解板修船。

水图带着文文来到淀边一个小场院里，这是舅舅分的房基地，准备秋后盖新房，年节娶新媳妇儿。现在在这片空地上，周围夹起了苇子篱笆，院中间垒起了两排家兔和水貂的宿舍。每排宿舍，都是两层

① 罾——一种扑鱼的工具。